

为了占有两件价值连城的古董，万福泰祖孙磨刀霍霍机关算尽，美人计，离间计，调虎离山，欲擒故纵，借刀杀人，无恶不作，殊不知自己只是傀儡，出招时的每一刀每一剑都在身后幽灵的算计中，惊回首已成了别人的俎上肉。真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 机关算尽

江启舜◎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pc.com

# 机矣算尽

江启舜◎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f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机关算尽 / 江启舜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90-0311-1

I. ①机…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7170 号

## 机关算尽

---

著 者: 江启舜

---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柴文良

责任编辑: 王柏松

责任校对: 潘传兵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

责任印制: 陈 晨

---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1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mailto:clap@clapnet.cn)

[wangbs@clapnet.cn](mailto:wangbs@clapnet.cn)

---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装 订: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639千字

印 张: 38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311-1

定 价: 6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CONTENTS

---

引子 阅墙血光	/001
第一章 嫁给不想嫁的人	/055
第二章 有女名憨园	/081
第三章 小姐解囊	/106
第四章 没摘下的月亮能卖钱	/126
第五章 未婚先戴绿帽子	/153
第六章 新郎未就做囚人	/181
第七章 父屈死火海	/212
第八章 母头撞棺材	/235
第九章 功亏一篑	/257
第十章 逼宫	/283
第十一章 尿急	/311
第十二章 表妹多情	/339
第十三章 捉奸	/365

第十四章	雪上加霜	/391
第十五章	钓鱼	/416
第十六章	自杀像演戏	/438
第十七章	红颜祸水	/466
第十八章	虎落平阳	/495
第十九章	白烛似扇子	/520
第二十章	鼯鼠挖心	/548
第二十一章	巴将军别传	/578

# 引子 阅墙血光

姜尚，字子牙，别号飞熊，后世人称姜太公，元始天尊弟子。发迹前也曾穷困潦倒，靠人施舍米粥，有上顿没下顿，饿得面黄肌瘦。为了果腹，仗着一把二尺半青铜剑捉妖驱鬼，赚得几枚铜钱。曾有邻居小儿盗剑杀鸡，割鸡脖如拉锯，虽七上八下弄痛了鸡公却始终不见血，原来剑刃钝厚。邻人将剑送还姜尚，讥笑着说：“这也叫做剑？杀人不见血。”姜尚笑答：“此剑集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光华，能号令三山五岳，能调动天将神兵，妖魔鬼怪无不闻风丧胆，岂能成为杀生之凶器？”后，姜尚助周反商，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蒙武王封营丘，为齐侯，列于五侯九伯之上。数年后子牙死，公子灶嗣位。为子牙治丧期间，子牙第十六弟子田康图谋叛乱失败，亡命天涯之前盗走师父仙剑，顺手牵羊把周武王亲赐给姜尚的齐国玉玺也带走了。齐王灶闻之大怒，派大将军泯率三万精兵捕捉田康，欲追回仙剑与玉玺。无奈何田康埋名改姓隐居山林甚深，大将军泯无果而归。也不知经过多少年代的刀光剑影，经过多少岁月的腥风血雨，此两件宝物几经易手，现今藏在陕南商洛地区田氏后代手中，作为镇宅之宝。田家历来有祖训，这两件宝物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且只能在主人临终升天之时方可将宝物交出，不得让其他子女、亲属、奴仆观看到宝物的庐山真面目，避免心怀不轨之人见宝起意危及宝物安全。

20世纪60年代初，中华大地连遭三年天灾，北旱南涝，百姓口粮极其困难。宝物之主人田征一家也难脱饥荒之苦，男人饿得皮包骨，女人得了水肿病。然而田征却不愿将宝物去换得几担白米，他的母亲就是在那时候去世的，临终前张着嘴要讨几口白米饭，不愿到阴间地府去当饿鬼。他将家中米缸里仅剩的几两白米煮了喂娘亲，老人家吞了几口白米饭才含笑瞑目去世。母亲去世不足半年，田征患了重病。那是在1961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晚上，田征在断气之前方将青铜剑与玉玺交到儿子田志安的手中，并叮嘱儿子：“一旦镇宅之宝遗失，田家离灾祸不远，轻则妻离子散，重则家破人亡，甚至可能鸡犬不留惨遭灭门。”手捧宝物，田志安感到责任巨大，不免诚惶诚恐，一种莫名的恐惧

感突然涌上心头。料理完父亲的后事，根据祖宗惯例夫妻俩搬到父亲寝室居住。该寝室下有地窖，进出口就在床铺之下，是存放宝物的地方。

田志安那一年25岁，西安经济学校毕业，供职于县工业局，很得领导器重，工作刚满三年就被任命为职权不小的业务股股长。娶妻林东芝，是香港爱国商人之女。她是他中专同学，小他一岁，在县统计局任职。林东芝为田家生有一子，取名田文华。在田征逝世后第三年，林东芝又生下一女，取名田文英。

田志安有一胞姐，名叫田玉娇，长他五岁。田玉娇嫁给大学同班同学万作明，生子万奇峰。姐夫长得浓眉大眼，天庭饱满，虽然微翘的嘴角和腮边的横肉让人觉得有点凶气外，但仍称得上相貌堂堂一副官相，毕业不足三年就当上公社副主任，正儿八经的副科级干部。姐姐自然夫贵妻荣，由县统计局普通干部升任丈夫任职公社的妇联主任，正股级。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转眼到了1971年春夏之交。中华大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轰轰烈烈。田志安姐夫万作明因被人揭发出刻意隐瞒地主成分问题，一下子由革命干部变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被捉进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交代“罪行”。由于前段运动中他以革命领导干部自居，指挥一部分群众对不同派别的同事进行了残酷斗争，亲手打断了原公社党委书记李友朋腿骨，原公社主任丁七彩被他三拳两脚打得不省人事。他被同派人捧为“英雄”，另一派干部群众则对他恨之入骨。现在机会来了，自然一报还一报，他全身被打得青一块黑一块。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他趁看守人员疏忽从学习班中逃脱，夜奔到田志安家中避祸。革命造反派尾随追赶，将田家围个水泄不通。不仅万作明心惊胆寒，田志安也惶惶不安。他知道姐夫自从当上公社副主任以后，平日依仗着手中权力飞扬跋扈，巧取豪夺，特别对那些有阻他仕途财路的人心狠手辣，百般打击，结怨甚广甚深；一旦落入虎口，只怕留不住三寸气在，要到阎王殿判官老爷处报到了。然而面对来势汹汹的造反派，田志安感到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他说：“姐夫，你快跳窗逃跑吧！造反派如果冲进屋由我来应付。”

万作明说：“外面要抓我的人比马蜂窝里的马蜂还多，我跳窗出去无疑是飞蛾扑火自投罗网，跳不得。”

田志安说：“跳窗出去尚有一线生机，待在屋子里无疑是坐以待毙，权衡利害，你必须出去。”

万作明抱怨着说：“难道你非要眼睁睁地看着我被他们打成肉酱，被他们剥皮抽筋？你可以没有同情心，但我是你的亲姐夫。”

田志安有救姐夫之心，却想不出救护良策，赌气地说：“你既然不愿逃生，我就陪你同死，一起让造反派抓去好了，即使上黄泉路也有个伴。”

万作明冷笑一声，说：“你只是不愿出手救我罢了，不必惺惺作态假装义气。”

田志安颇感委屈，说：“我没有三头六臂七十二般变化，拿什么本领救你？”

万作明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家中秘密地窖，让我躲进地窖，我定然能躲过这一劫。”

“不行！”田志安一口回绝。对万作明知道他家有地窖，不感到奇怪，因为万作明是他的姐夫呀，难保姐姐没在枕边对丈夫说漏嘴透过风。

“为什么？你真的见死不救？”万作明怒目直视，凶相毕露。

田志安不为所动，说：“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外人绝不可以进我家地窖。”

“我是你亲姐夫啊，不看僧面看佛面，求你了，让我下去。”

“真的不行，我不能违背祖训，对不起列祖列宗。”

“狗屁祖训！田志安，你这么绝情，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无所谓。”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造反派们要进屋搜查了。在这危急关头万作明只能当孙子，说：“志安，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难道你为了所谓的祖训硬生生地把姐夫推进绝地？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你姐姐成了寡妇？让你外甥从小没了爹？我既然早知道你家有地窖，难道还会把它当新闻说出去？就这一回，让我躲一躲，以后我不会再麻烦你了。如果你要我跪下求你，我跪下了。”

他真的双腿一屈，跪下了。

见姐夫求得可怜，田志安心软了。为了姐姐，顾不得祖上遗训了。田志安扶起下跪的姐夫，勉强地将他带进卧室，推移开床铺，打开通道盖子让姐夫跳下去，然后将床铺恢复原样。此时，造反派们也破门而入了。

这一天田妻林东芝带着一双儿女到表姐家给姨妈庆生日去了，免受了一场惊恐。

造反派们系乌合之众，翻箱倒柜砸水缸，搜遍了全屋，除了田志安外，只



有一个老太婆。那是田志安的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住在二楼小房间里，一问三不知，造反派们对她没辙。造反派们为什么要砸水缸呢？因为当年胡传魁就是被阿庆嫂藏在水缸里躲过了日本兵的追捕，因而不能让历史重演。搜不到万作明，造反派们只能鸣锣收兵。

田志安恭敬地像龟儿子似的弯腰送造反派出了大门。造反派头领依然怀疑万作明躲在这幢房子的哪个角落，只是没搜到罢了，因而留下了八个人守着大门外。

造反派退出了屋子，田志安惊魂方定，急匆匆地回卧室，准备让姐夫出地窖，然后再想办法让姐夫安全离开。他一进卧室一眼瞧见床铺已被移开，地窖进出口的木板盖子没盖上，留下了四方形的洞口。他三魂掉了两魂，额头直冒大汗，一种不祥之感油然而生。他从洞口跳下去，拉动了地窖电灯开关，地窖里哪里还有万作明的踪影？他只觉得脑门里“轰”一声巨响，像有一颗烈性炸弹在脑壳里爆炸，本能地快步奔到墙角那存放玉玺的木箱前。他打开木箱盖子，装放玉玺的檀木盒子跃入眼中，顿时心放宽了许多，心中祷告：“菩萨保佑。”停顿片刻，他才伸出哆哆嗦嗦的手打开了盒子盖，立马天旋地转，心脏骤停，一把冷汗从额头暴出。盒子里的玉玺不翼而飞，只留下了几粒陈年土灰。他下意识地转身来到地窖正面墙边长形红木桌前，拉开桌屉，放在里面的青铜剑不见了。顿时他头重脚轻，身体失去平衡，站立不稳，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尽管他目眦尽裂心如火焚，神智依然清醒，了然明白盗贼就是姐夫万作明。这真是养虺成蛇，救虎遗患，自己比东郭先生还要愚蠢百倍，只可惜了世上没有后悔药可买。失去祖传古董，他田志安就成了田家千古罪人，所以必须刻不容缓地去追回失物。

从救万作明到发现祖传古董遗失，前后不过半个钟头，且屋外有造反派看守，说不定万作明还没来得及逃走，也许尚在屋内哪个旮旯里躲藏着呢。他抱着一丝侥幸的心态搜遍了屋内所有房间，终于发现厨房的窗户虚掩着，手指一触，窗门就打开了。他记得很清楚，那扇窗户是他天黑前关闭的。毫无疑问，万作明是从这儿逃出屋去。他重新关闭了窗户，转身朝房屋大门奔去。

他明白一时半刻是难以追寻到万作明的，不知道他躲藏在茫茫大地小小县城的哪处阴暗角落？然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作明毕竟有个家，不可能休妻弃子独善其身浪迹天涯。再说了，万作明的老婆还是他田志安的一奶同胞，她岂能不顾娘家的利益而放纵丈夫胡作乱为？所以看住了姐姐就看住了姐夫，

也等于看住了宝物。

他刚出大门就被几个造反派战士堵住了去路。其中一个矮胖子说：“知道你姐夫的藏身地，要去通风报信吧？”

田志安的脑筋转得蛮快，扫了一眼面前这几个兵不像兵，匪不像匪的街痞，心想，如能借助眼前这几个“二百五”的手去抓住姐夫甚好，也许这就叫“借力”。人生之路真如棋局，前半刻他不顾安危救亲戚，而此时绞尽脑汁抓盗贼。他说：“我是个革命群众，岂能让一个隐藏在革命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兴风作浪？我带你们去抓他。”

矮胖子狐疑地望着田志安，说：“大义灭亲固然好，可你有这么高的阶级觉悟吗？”

田志安理直气壮地挺着胸膛，说：“只准你们革命，就不准我革命？凡革命群众都必须站稳革命立场，投身到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中。快跟我走，别犹豫而痛失战机。迟了，万作明也许会真的逍遥法外呢。”

尽管田志安一脸正气，无奈何矮胖子的心中自有定规，小舅子出卖姐夫虽然不是世间仅有，却也是凤毛麟角相当罕见。眼前这小子不是什么英雄人物，岂能高风亮节？莫非他想虚晃一枪来个金蝉脱壳，去跟姐夫同流合污？对，就是这个理，姐夫跟小舅子岂能不同穿一条裤子？矮胖子的嘴角挂着冷笑，说：“也许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告诉我，你要带我们去哪里？”

田志安说：“带你们去他家。我姐夫是外乡人，在这县城里除了我没有其他亲戚。”

矮胖子哑然失笑，像看猴戏般地打量着田志安。田志安怎知道矮胖子肚子里的肠肠道道，焦急地说：“兵贵神速，你们要想抓住万作明，千万不要贻误战机。”

矮胖子满脸讥讽，说：“后街巷八十六号县统计局宿舍二层A单元吧？”

田志安神情诧异，说：“原来你们已知道。”

矮胖子说：“革命派战士不比你笨，我们早将你姐夫的家翻个底朝天。你姐倒是在家，你现在急着要去跟姐商量对策，想咸鱼翻身？”

“刚才你们是搜过他家，没准你们前脚刚走，后脚他又回家来了。”

“你怎知道？莫非你俩有暗中联系的渠道？没听见有人在这门前吆喝‘磨剪刀了’呀。”《红灯记》里李玉和与地下党人的联系就是有人在他家门前吆喝“磨剪刀”。《红灯记》里的故事家喻户晓。

田志安此时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不敢将万作明刚从这里逃走的事告诉矮胖子。他明白要想说服这个矮冬瓜不是三言两语办得到，即使是剖心剥胆也难以让眼前的这群人相信，现今最想捉住万作明的人是他田志安。也许只要慢那么几分钟，万作明就有可能逃之夭夭，今后再去追讨失宝必将事倍功半，因而对他而言时间何止仅是金钱？必须当机立断！他没有多想，猛然伸出双手推开矮胖子，像个短跑冲刺运动员般地往前冲去。

文化大革命运动正是矮胖子大显身手的最好时期，凭着几下花拳绣腿蛮力气居然也能在群众中耀武扬威，哪曾像今日这样吃亏？威风顿挫，颜面大失，禁不住恼羞成怒。他迟疑了几秒钟，突如暴吼猛兽，手指田志安的背影大喊：“抓住他！”

田志安心急如焚，奔跑起来如脱缰的野马，很快与追赶他的那群人拉开了距离。然而人算不如天算，革命群众阶级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见一群人吆五喝三地追赶一个人，岂能袖手旁观？当即有路人拦住了田志安，而且是蹲下身伸出腿绊倒了田志安，让田志安摔了个狗吃屎，只能束手就擒。

在造反派的审讯室里田志安因无法供出姐夫万作明的藏身之处，遭到严刑拷打。第三天傍晚，妻子林东芝拿着县人武部林副部长的条子到县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领人。林副部长是林东芝的远房堂兄，是县人武部“支左”部门的负责人。有他的条子，造反派们不能不给面子，立即释放了田志安。

三天来，万作明的身影始终在田志安的脑海里若隐若现，即使在造反派对他棒棍加身时，心中依然想着万作明盗走家中藏宝这件事，而且恨得咬牙切齿。走出学习班大门，他朝妻子问：“见到万作明了吗？”

他没有像往日那样称呼万作明为姐夫，而是直呼其名。然而，林东芝没有听出丈夫的口气不对，不满地说：“先顾自己吧，瞧你一身是伤。在这动荡岁月，只能自扫门前雪，别管他人瓦上霜。早上我刚从表姐家回来，听说你出了事，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从学习班弄出来。别去管你姐夫闲事，明哲保身吧。我不希望你前脚才出鬼门关，后脚又进阎王殿。”

田志安已把全部心思放在万作明的身上，没有听见林东芝说些什么，也许他压根儿不想去听妻子的唠唠叨叨，双腿下意识地往前迈去，自言自语地说：“我必须找到万作明，他即使登云梯上了九天，我也要借翅膀追到南天门。”

见丈夫疯疯癫癫满口胡言，莫非在学习班中被人打坏了脑子？林东芝急忙伸手拖住了丈夫，说：“他现在是被通缉的阶级异己分子，咱们不要去触碰

他，以免引火烧身。瞧你蓬头垢面，三天没洗澡了吧？你不嫌自己浑身臭气，我还怕陪着你丢人现眼呢。”

田志安哪有心思陪妻子咬文嚼字？心中恨不得立马揪住窃宝大盗。况且在这车水马龙熙来攘往的大街上又如何能平心静气地向妻子通报家中被盗的真相？一向对妻子唯命是从的他一反常态，猛用力甩开妻子抓着他右臂的手，往前奔去，说：“我今天非要揪住他不可。”

这年头好事者多，街上已经有人驻足观看这出“二人转”了。林东芝不愿当街献丑，只得跟着丈夫往前奔去，心中嘀咕着说：“这天杀的怎么突然成了套不住缰绳的野马？待回到家之后得好好地修理他。”

转过两条街，街头就是县统计局宿舍，夫妻俩直奔二楼A单元。室门虚掩着，可能不仅庙在和尚也在，给了田志安一线希望。他左手往门一推，右脚踏进室内，放开喉咙火爆一声：“万作明，你给我出来。”

林东芝说：“别鬼哭狼嚎。”

丈夫平日的翩翩君子风度到哪去了？倒像个没教养的街头痞子。与其说他到姐姐家送关怀，不如说是来兴师问罪，这其中的奥妙与变数他没弄明白。你瞧，他见客厅里无人就气势汹汹地一脚踢开卧室门，只见室内依然空无一人。仔细一瞧，床铺上虽然铺着草席，却没有棉被毛毯。他伸手拉开衣柜的门，一只老鼠从衣柜的上层夹板中窜出，差点撞到他的脸上。他吓了一跳，慌忙松开衣柜门，连连后退几步。老鼠连“再见”也没喊，一溜烟钻进床底下不见了。他忍不住骂道：“妈的！人倒霉了，连畜生也戏弄你！”

骂归骂，他的眼光直射衣柜，柜子里空无一物，难怪老鼠选择这儿安窝。他恍然明白，人去楼空。在他在审讯室挨鞭子的三天里，万作明有足够的时间溜之大吉。一下子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了床沿上，两眼无光地望着窗外，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一会儿，他双手抱着头，神经质地说：“跑得好，跑得好，跑了和尚还搬走了庙。”

林东芝尾随丈夫进了卧室，见丈夫垂头丧气萎靡不振的样子，大惑不解地说：“平日我怎么看不出你是这么多愁善感的人？尽管你们姐弟情深，但毕竟不是生离死别永不相见，何必过分地为姐姐担心？你姐姐平日虽然婆婆妈妈遇事没有主见，但姐夫称得上足智多谋，且有一股狠劲，从来不愿吃亏，也没见到他被别人欺负过，否则不会有‘吃人鱼’绰号。你姐姐跟了他还能吃亏？”

万、田两家夫妻间的关系截然相反，万家是夫唱妇随，男人说出的话就

是板上钉钉，女人充其量只是鹦鹉学舌，坐上男人驾驶的汽车，管他前进的方向是东南还是西北？田家则阴阳颠倒，女人是家中的主心骨，林东芝说向东，田志安从来不敢说向西，尽管心中常常有向西的强烈欲望，但总是屁不敢放一个，表面上还得装作非常赞同向东的样子。在这进退失据的情况下，丈夫向妻子诉说了三天前的晚上家中所发生的一切。

林东芝听说家中被盗，宝物失踪，犹如晴天霹雳，心海中卷起了万丈狂澜。然而，从她的表情上看不出愤怒的模样，而是默默地眺望窗外的远山，像是没听清丈夫说些什么。田志安知道妻子此时正思忖着扭转乾坤的对策。足足三分钟见妻子还是不言不语，他心中更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连高智商的妻子也束手无策，那么要追回失宝只怕要遥遥无期了。他说：“万作明平日飞扬跋扈目中无人没有朋友，而亲戚只有咱们一家，在西北各省他是无人可投，无路可走，只能千里迢迢回老家。咱们何不循迹随影到他老家去，大不了火并一场，我就是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也要追回古董。去晚了，万一古董被他脱手卖了，如何是好？”

林东芝回过头瞪了丈夫一眼，说：“你这猪头脑什么时候能开窍？即使追到他福建老家又能怎样？他来个死不认账奈何了他吗？你既没有三头六臂，也没有千军万马，有本钱跟他硬碰硬吗？强龙难压地头蛇，因而只能智取。我估计他一年半载不会变卖咱家古董；他即使想卖，还得有人买嘛。只要古董在他手中，我们就有办法取回来，斗智斗勇谁胜谁负走着瞧。”

妻子的话不无道理，而且他从来没有反驳妻子的习惯，因而只能暂时地咽下这口恶气。

田征的遗嘱有灵验，田家失去镇宅之宝后灾祸接踵而来。二十天后，田志安那患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糊里糊涂地跌入水塘被淹死。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田家莫名其妙地失火，百年老宅被烧得干干净净。要不是田志安及时发现火情，携妻带子冲出火场，田家恐怕难逃灭门之祸，一家人只得借住在农械厂废弃的仓库内。后来林东芝听一个邻居老头说，失火那天下午，他在十字街看见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人群中一晃而过，是万作明。万作明想要一劳永逸地占有田家宝物，对田家人斩尽杀绝不是没有可能。林东芝是哑巴吞算盘珠——心中有数。火灾之后不足三十天，儿子田文华染上“天花”，命悬一线。要不是林东芝那居住在香港的母亲得知女儿家的苦难，派儿子林东语专程从香港携特效药赶到商洛，只怕田文华小小年纪就要被阎王爷招了童子军。

林东语回内地不光是来搭救内侄儿性命，且奉母命接田志安一家到香港定居，出境手续亦办妥。那年头能到香港定居，无异于从人间搬到天堂。林东芝急于成行，田志安惦记被盗之宝。田家连续遭殃还不是万作明造孽？当他向妻子坦承了心中所想后，林东芝破天荒地支持了丈夫的意见。对于失宝，她同样不甘心。经过一番商量，最终决定由林东语带田文华先行赴港，夫妻俩到福建走一趟。

林东语说：“不行，妹妹已有身孕，别说经受不住长途跋涉的劳累，更误不得在香港生育。香港的法律规定，只有在香港出生的孩子，才有英国国籍。”

林东芝说：“我现在才怀孕三个月，生产的时间还早着呢，不碍事。”

由于林东芝主意已定，林东语无法规劝妹妹，只能先带着外甥去香港。

卧龙山中坐落着翠玉县城翠玉镇，这是块环山怀抱的小盘地。碧绿的溪水沿着古老的城墙向南流去，溪旁的榕树、柳树与岸旁山峦上的野花倒映在清澈的溪水中，天上的白云也在水中缓缓飘去，引来了成群的小鸟在溪面上飞翔。青山绿水构成了一幅艳美的画卷，令游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曾有名家称翠玉县是仙山洞天、瑶池福地，是神仙住的地方。

四保大街上有两幢并列着的土木结构的楼房，分别住着万姓与于姓两户人家。万姓是大户，新中国成立前曾有良田百亩，还开了一家大米厂。据说这家米厂如果停业三天，全城一半人家要饿肚皮。新中国成立那年，万家户主万福泰顺应潮流主动放弃田地产权，土改时被政府评为开明人士，家庭成分定为自由职业。不久后见城乡里众多地主富农被翻身农民游街批斗，打入十八层地狱，庆幸自己能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作出英明决策，免了一场灾祸。万福泰生有一男一女，儿子万作明毕业于西安大学，因与当地女子相恋不愿回家乡就业，就在陕西找了份工作，且捞了个一官半职，在乡邻眼中是个荣宗耀祖的能人。俗话说：“娶了媳妇死了儿子”，儿子完婚后几年未在家乡露面。万福泰见儿子长年不归，心中寂寞，害怕女儿万春花走上儿子老路，在她高中毕业时不让她报考大学，将她许配给了一墙之隔的于家独子于大明。于大明为人忠厚本分，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在城关派出所当民警。于大明婚后第二天，父亲于北子在门前大街上被汽车撞死。母亲钱氏中年丧夫，忧郁成疾，不到半年患癌症而亡。对于家之不幸，街头巷尾议论纷纷，众口一词地认为于家新妇命硬带煞，专杀亲人，必使于家寸草不留。于家七大姑八大姨接二连三登门，要于

大明即刻休妻，以免于家香烟断灭。于大明与妻子万春花从小青梅竹马，感情极深，哪听得进这一套？任由亲友连番轰炸，仍如泰山般岿然不动，夫妻俩依然相敬如宾。婚后万春花生有一子，取名少华。万、于两家不是一家胜似一家，成天笑声融融，共享天伦之乐。

公元1971年春夏之交，万作明为避祸携妻带子逃回故里。万福泰对儿子失去铁饭碗虽觉心痛，但一家人能朝夕相处就是最大幸福。特别是孙子万奇峰乖巧伶俐好学聪明，虽才13岁，文采甚佳，出口成章，惹人喜爱。万福泰时不时地牵着孙子的手到护城溪边看水光山色花红柳绿。

于少华小万奇峰两岁，生得浓眉大眼一脸英气，天文地理略知二三，唐诗宋词朗朗上口。两孩童在邻里眼中分明是瑜亮难分，一对天童。由于是表兄弟的关系，且两座房屋相连，两人玩耍在一起，成为好朋友。

一日黄昏放学后，于少华背着书包回家，看到家门口站着三个人，像是一对夫妻带着小女儿。男的提着个大旅行包，女的身后背着个包袱，一看便知不是本地人。于少华上前问：“叔叔阿姨，你们找谁？”

大男人问：“小朋友，这是你家？”

“是啊。”于少华疑惑地望着对方，心中嘀咕：这些人不像是问路的。

大男人正要开口，被大女人拉了一把，退到了旁边。大女人打量着于少华，说：“小朋友，你不用报姓名，我知道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啊。”于少华打量着对方。

“你姓于，名少华，今年11岁。”

“你会算卦？”于少华更加疑惑。

“我是你舅妈的弟媳妇。”大女人牵着女儿的小手，“叫少华哥哥。”

小姑娘怯生生地叫道：“少华哥哥。”

大女人说：“还没介绍自己的名字呢。”

小姑娘说：“我叫田文英，今年8岁。”

大女人说：“少华，麻烦你向舅妈通报一声，说她的弟弟来了。”

“好的。”于少华推开隔壁万家大门，快步进屋报信去了。

一会儿，田玉娇与婆婆陈信子迎出大门，把田家三口人接进了屋里。见万家来了远方的亲戚，于少华感到新鲜，回家报信去了。

此时，万作明正好下班回到了家。他从陕南逃回家乡之后，父亲把他安排到县粮食副食品加工厂当临时工。这家工厂前身就是他家的大米厂，公私合营

后扩建成有三四百名工人的综合食品加工厂，他的父亲是这家工厂的副厂长。他见妻弟不请而至不免心中吃惊，怀疑田志安夫妻是为了夺宝才背井离乡。一照面，他就问：“小舅一家不远万里而来，不会只是走亲戚串门子吧？”

他的口气咄咄逼人，颇有一股火药味，不像是在迎宾客，倒像是面对仇人。两家人刚见面时的喜悦之情被破坏殆尽。田玉娇好生尴尬，陈信子目瞪口呆，倒是万福泰神色若定，连忙打着圆场，笑着说：“走亲戚好哇，是亲戚就该串门子，小舅子能从远方而来，是看得起我万家。来，来，来，你们先去洗个脸，然后吃晚饭唠家常述亲情。”

见万作明一脸拒人千里的神色，田志安不由心灰意冷，感叹世态炎凉，人情纸薄。要不是今日是有目的而来，只能忍辱负重，说不定他会一气之下拂袖而走。

林东芝神色黯然，只差点没落下了泪，说：“逃难人犹如丧家犬，四处飘零，既没有脸面，也没有尊严，更讨人嫌。本来我们也不敢来打扰公社主任，只是志安举目无亲，想念姐姐，才一路乞讨而来。若是公社主任不念亲情，也不要紧，我们立马就走。进翠玉城的时候我注意到了，城北城隍庙可以栖身住人。”

林东芝思路敏捷，口齿锋利，颇不饶人，一番话说得万家诸人脸红耳赤。特别是田玉娇见胞弟像瘟鸡垂头丧气一脸灰尘，心痛不已；见丈夫如此绝情，忍不住“哇”一声哭起来。林东芝以退为进，拉着丈夫的衣袖，说：“走吧，既然你父母都死了，现在就当你的亲姐姐也死了。人死情尽，自然就没有万家这门亲戚了。”

乍听到母亲逝世的消息，田玉娇如五雷轰顶，刹那花容失色，禁不住双腿颤抖，问：“我母亲何时去世？”

林东芝淡淡地说：“万家既然如此决绝，六亲不认，我婆婆的生死自然与你无关了。可笑婆婆自作多情，临终前要儿子投奔姐姐，看似无知，实则可悲，传出去必能轰动一时，遗臭天下。”

万作明说：“不对，岳母多年患老年痴呆症，思路不清，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如何能如此条理分明？”

林东芝一脸严肃，铿锵有声地说：“回光返照，心如平镜，最后一句话竟是说‘娇娇，妈在叫你’。老人糊涂了，儿子在身边，居然不叫唤。”

万作明哑口无言，田玉娇放声大哭。



林东芝说：“万主任、田会长，不必顾虑，我田家即使四处为乞，也会避万家这扇朱红大门。我家今日败落到这般田地，怪只怪我丈夫咎由自取，动什么恻隐之心？念什么姐姐情深？管什么姐夫安危？全然忘记了东郭先生古训，竟会去干冒险救人这等蠢事，才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

万家人谁听不出林东芝口舌带剑话中有话？万福泰说：“望细姪将话说明白，不必含沙射影。”

林东芝见好就收，一改锋利的口气，转换柔言轻语，说：“那一天半夜里姐夫万作明遭县清队学习班人员追捕，躲到我家避难。我丈夫将姐夫藏起来。学习班人员来我家搜不出姐夫来，当场捉走了我丈夫，并将他打得皮开肉绽。两个月之后，他们丧心病狂地放了一把火，把我家烧了。我婆婆睡梦时惊醒，下意识往暂无火烟处逃命，在来救火的邻居帮助下才逃离火海，但也奄奄一息。那一天我刚好带着儿女到表姐家过夜才躲过一劫。火灾后我托尽人情才把丈夫从学习班中保了出来。那时我的丈夫被打得不能行走，是我的同事们把他抬出来。可是他不知好歹，见到我时的第一句话竟是‘不知姐姐、姐夫怎么样？我担心造反派追到福建去’。天下竟有这等傻子，全然不过问田家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我婆婆由于身体烧伤面积过大，一星期后撒手人寰。临终时见儿子无家可归，对他说，去找你姐姐吧，田家只有万家这门亲戚了。”

尽管田家房屋被焚，婆婆去世的时间及悲剧发生的过程与事实出入很大，但林东芝这番话说得绘声绘色动人心弦，听得田玉娇与陈信子悲风戚戚泪如雨下，听得万福泰唉声叹气，自言自语地说：“造孽造孽，可怜可怜。”

万作明全神贯注地听着，生怕漏听了一个字，他的眼光一刻也没离开过林东芝的脸部。他要观色察言来判断林东芝是否有撒谎。林东芝不是演员，没有特殊的演技，对事件的叙述环环相扣，不似胡编乱造；而且，他心中估算，田家火灾日期倒与他偷偷摸摸回陕北的日子相吻合。他信了林东芝的话，悬着的一颗心落回了原位，因为林东芝没有一句话提到家中宝物被盗。

也许是动了真感情，也许是具有戏剧表演之天才，林东芝突然“哇”一声号啕大哭，把现场的悲伤氛围推上了新高潮。在众人诧异的眼光中她出人意料地双手抓住田志安的后衣领，猛然将沾满旅途汗渍的粗布上衣撕成了两半，尖声地说：“这就是他救姐夫留下的历史痕迹！”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射在田志安的后背上。只见他后背上的鞭痕棒迹有粗有细，纵横交错，像是水墨画大师笔下的“井田图”。细一看，“田